

辽宁教育出版社



费希特 著

梁志学 沈真 李理 译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新世纪
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费希特 著

梁志学 沈真 李理 译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新世纪
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 (德) 费希特著; 梁志学, 沈真, 李理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6491-4

I. 对… II. ①费… ②梁… ③沈… ④李…
III. 费希特, J.G. (1762~1814) — 演说
IV. B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073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刘国玉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90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3.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洋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光辉的爱国主义篇章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梁志学

费希特的这个演讲系列，由于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大家认为是一部世界名著而载入史册。不过，对于它的包罗宏富的内容，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当中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于它的基本观点的评价也就往往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在研究这部著作的时候想把我们的课题划分为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从当时欧洲政局的急剧变化和费希特哲学的现实使命来看，这部著作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它究竟包含着哪些基本观点？它们是如何表述出来的？它们在什么限度内是正确的？最后，它的历史命运如何？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它？现在就让我们来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

大家知道，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终生都坚持法国革命的理想，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弘扬理性王国。即使在这场革命处于低潮，共和政府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也向他的友人们明确地表示：“很显然，从现在起，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才能是正直的人的祖国，而正直的人也只能为这个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从现在起，不仅人类的殷切希望，而且人类

的现实生活都是与这个共和国的凯旋连结在一起的”^①；“在我看来，最确实的事情在于，如果没有法国人取得巨大的优势，并且在德国，至少在它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进行根本的变革，那么，任何一个深知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作自由思考的人就都决不再会在若干年内找到德国有一个栖息的地方了。”^② 费希特把自己视为生活在理性王国里的世界公民，甘愿把法兰西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祖国。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公民的立场，他曾经赞扬过为法兰西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波拿巴·拿破仑将军，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能指挥他的军队，而且也能指挥敌人，因为他总是懂得把事情安排成这样：敌人恰好做他希望他们做的”。^③

但是，从拿破仑 1799 年 11 月 9 日担任第一执政的时候起，费希特就不再以世界公民的立场对法国政局的演变发表评论了。他对巴黎发生的事情作了冷静的、长期的观察。他看到了拿破仑镇压民主派和起用保皇派、清洗保民院和恢复世袭制，看到了拿破仑把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正义战争转变为侵略欧洲其他民族的非正义战争，犹如一只翱翔在欧洲上空，寻取猎物的老鹰。一言以蔽之，费希特最后认识到，拿破仑决不是法国革命原则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而是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的篡夺者。因此，在 1804 年 12 月 2 日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给拿破仑加冕以后，费希特在自己的著述活动中就逐步展开了对于这个篡权者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

如果说费希特在 1805 年的哲学演讲里也只是应用以古喻今的方法，暗示拿破仑属于暴君之列^④，并不尊重人类^⑤，那么，在 1806 年法

① 取美国茨教育管理中心弗·威·容，《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 3 卷，第 349 页。

② 取基尔大学卡·莱·赖因霍尔德，同上书，第 355 页。

③ 《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 1 卷，第 418 页。

④ 见《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第 12 讲（1806 年 2 月 10 日），《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 8 卷，第 334—335 页。

⑤ 见《关于学者的本质》第 8 讲（1806 年 8 月 2 日），《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 8 卷，第 120 页。

国与普鲁士的矛盾加剧，弗利德里希·威廉三世决定对拿破仑开战的时候，他的爱国主义则不仅见诸文字，而且也诉诸行动。4月至7月，针对《普鲁士家中常客》杂志宣扬的普鲁士沙文主义，他撰写了《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的谈话录第一部分；8月至9月，写出《把激动人心的雄辩能力用于当前的战争》、《对德意志战士的演说》和《略论一个当今的无名之辈》，希望振奋民心 and 坚决抗敌；9月19日上书普鲁士国王，请求担任随军宣讲师，虽然这个申请未被批准，但费希特的爱国热忱感动了众人；10月14日拿破仑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德战胜普鲁士军队以后，经普鲁士大臣哈登贝格同意，随他的友人、国王的御医克·威·胡弗兰德(Ch. W. Hufeland)退到柯尼斯堡，以便在那里能继续自由思考；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时，相继研究了马基雅维里和裴斯泰洛齐，写出《论英雄主义》、《对于政治问题的考虑》、《德意志共同体》、《论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谈话录第二部分和《裴斯泰洛齐〈格特鲁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们的〉研究》，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从理论上进行了大胆探索；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军队在弗里兰德击败俄军，占领柯尼斯堡以后，费希特又辗转转到哥本哈根，在那里等到7月12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才于8月19日返回柏林。

费希特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这些论著为他在12月13日开始作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做了准备。具体地说，他的这些论著已经给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解决了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费希特把世界主义规定为一种认为人类生存的目的会在人类中得到实现的信念，而把爱国主义规定为一种认为这个目的首先会在我们是其成员的民族中得到实现，然后将所得的成就从这个民族传遍全人类的信念。他所说的人类生存的目的，像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讲的，就是人类在自己的世俗生活中自由地、合乎理性地建立自己的一切关系，或者说，就是建立理性王国；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普遍原理，它将具体地体现出来。因此，费希特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世界主义，相反地，世界主义在现实

中势必会变成一种以建立理性王国为宗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毫无作为,而是会突然表现出来,按自己的方向进行工作和发挥作用,但是,它只能影响它作为活生生的力量直接生存于其中的那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则以自己的手段,按照自己的法律,在自己的界限内不断地引导它发生影响的活动。所以,费希特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世界主义者都会借助于民族给他设置的限制,势必成为爱国主义者;任何一个在自己的民族中是极其有力、极其活跃的爱国主义者的人,也是极其活跃的世界公民,因为一切民族文明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这种文明传遍全人类。”^①这样,费希特就以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性,一方面与脱离文明大道、放弃人类目标的狭隘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与超越民族疆界、侵犯他国人民的世界霸权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二,关于时代的演变。在费希特看来,在法兰西民族那里,建立理性王国的努力已经失败,代之而起的是对内镇压民主、对外发动侵略的拿破仑帝国;“这个篡权者为他自己利用了他从他的敌对者那里掠夺来的种种东西。”^②在德意志民族这里,违反理性的利己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道德品质就越坏”,而“只有在低等阶层当中,由于受到高等阶层的压迫,还能保持一些诚实性”。^③他按照《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规定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认为德意志民族这时已经走完了第三个阶段,即恶贯满盈的阶段,而正在转入第四个阶段,即理性科学的阶段。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人类发展中迄今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模糊的合理本能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种本能曾经鼓舞为数不多的出众人物,借助他们的活动进一步塑造人类。随着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本能逐渐衰退,而且这些有独创才能的人物已经死绝;因此,

① 《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00页。

② 《略谈当今的一个无名之輩》,《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0卷,第83页。

③ 《德意志共同体》,《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0卷,第378页。

对人类来说将不再可以指望他们”。“代替这种模糊的、神秘莫测的天才人物的是科学；自从理性不再作为模糊本能，以直接生命的形式发挥作用以来，理性就以自身的统一性，通过概念得到了明确的贯彻。科学的这种出现甚至就是合理本能衰减和消失的原因，因为这种本能实质上是预先为理性科学作准备的能力”。“因此，科学及其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在我们的时代是人类最切近的目标，除了它以外，人类决不可能设定任何其他目标。”^① 所以，尽管时局有变迁，但费希特过去作为世界主义者视法兰西共和国为自己的祖国的立场和他这时作为爱国主义者献身于传播理性科学的德意志祖国的立场，却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

第三，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特点和语言。针对德意志民族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尤其是面对奥地利与普鲁士当时那种在败北以后国破山河碎的景象，费希特写道：“普鲁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分离是人为的，是基于一些任意的、由偶然机遇造成的安排；德意志人与其他欧洲民族的分离则是基于天然的东西。使德意志人与其他欧洲民族分离开的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特点，这些共同的东西把德意志人相互统一起来”^②。在他看来，德意志人的祖先就拥有这样的特点：严肃认真、坚韧不拔、谋求正当收益和对事物穷根究底；他希望这样的民族特点首先能在普鲁士突现出来，然后在整个德意志民族得到恢复。为了在民族危难时刻能长自己的志气和灭敌人的威风，他甚至借用马基雅维里在自己的时代对法国人和德国人作出的对比，从这位佛罗伦萨人的著作援引了这样的文字：“法国人不能忍受持久的劳顿和辛苦”；“遭受不幸，他们就十分谦恭，时来运转，他们就在傲无礼”；“他们变化不定，是轻浮的货色”^③。而关于把德意志人相互联系起来的共同语言，他是从人类进入理性科学时期的角度考虑的。他写道：“在德意志人当中已经开始

① 《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01与404页。

② 同上书，第403页。

③ 《论马基雅维里》，《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9卷，第269—270页。

有了这种科学,它积淀于他们的语言里;可以相信,有力量创造这种科学的民族也有巨大的能力去把握被创造的科学;只有德意志人会希望这么做,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这种科学,拥有他们可能由此得到的对于时代的理解,从而能认识到这就是人类最切近的目标”。^①

第四,关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途径和意义。在费希特的视野里,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并不单纯是德意志民族的事情,而且同时也是人类如何从它发展的病态阶段进入健康阶段的问题,即人类如何从利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进入自觉的理性进行统治的时期的问题。他的基本主张是:“科学是治愈病入膏肓的人类的惟一手段”,“科学的目的是让人自由地获得真理和实在的根据”。^② 当具有那种民族特点的德意志人能以这样的理性科学塑造他们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们的民族也就得到了复兴,即进入了理性科学昌盛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费希特并不寄望于那些在恶贯满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而是寄望于质朴无华的后代。因此,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新人的教育。他肯定了裴斯泰洛齐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这位瑞士教育家发现了能够教育出掌握理性科学的一代新人的惟一办法,因而“他也发现了医治整个人类的惟一办法”。^③ 费希特批评了迄今的教育制度,主张用他倡导的民族教育重新塑造德意志民族;他同时把这样复兴德意志民族视为整个人类的事业,向世人明确地指出,“如果德意志人不能拯救人类文明的现状,那么,另一欧洲民族也几乎不会拯救这种现状”。^④

第五,关于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费希特正像他在过去已经认识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一样,这时也深知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的首要前提。理性科

① 《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04页。

② 同上书,第426页。

③ 同上书,第438页。

④ 同上书,第436页。

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思考,如果它所获得的成果无法加以公开传播,德意志民族怎么能得到解放和复兴?因此,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抨击现行的书刊检查制度,建议当局取消这种扼杀理性的自由发展的制度。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讲空话、讲套话的文字大肆泛滥,讲实话、讲真话的著作则受到了压制。他写道,“现在这里出现的情况是,那些除了会说每个人都能背诵的话语之外,就不知道说出任何其他东西的人们,在方方面面都被允许如其所愿地使用大量纸张;但是,一旦确实存在理应说出的新思想,书刊检查官则不能立即理解它,并且会发生误解,以为它会包藏着一个在暗中留给他的毒物,所以他为了安全起见,宁愿把这种新思想压制下去”。^①他把十六世纪初的意大利与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加以对比,要求当局能够提供三百年前罗马教皇公开承认的那种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

费希特返回柏林以后,就致力于整理这些研究成果,亟欲将它们传播给广大听众和读者。虽然由于接受普鲁士大臣卡·弗·拜梅(K·F·Beyme)的委托,起草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因而这个打算未能及时实现,但他很快就又回到了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准备工作上来。在11月,费希特不仅与出版家格·安·赖默尔(G·A·Reimer)商妥了出版这些演讲的办法,而且在《柏林政学消息报》上发表了两次通知,告诉听众,他将于今年冬季的每个星期天12时至下午1时,在柏林科学院圆形大厅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作为前三年所作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继续。12月10日在即将开讲的时候,费希特把他逐讲发表此书的方式通知柏林高等宗教监事会主席阿·弗·冯·舍费(A·F·von Scheve),请这个书刊检查机构予以协助。

在准备这些演讲的过程中,费希特深知这是一项需要冒极大风险的工作。这是因为,纽伦堡出版家约·菲·帕尔姆(J·Ph·Palm)在1806年刊印过一本《处于极其屈辱的地位的德国》的小册子,由于不愿坦白

^① 《论马基雅维里》,《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9卷,第234页。

交待这本反法著作的作者姓名,已被拿破仑下令枪决,而在当时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因而还驻扎着法国军队。所以,敢不敢作这一系列演讲,对于一位立志要以自觉的理性塑造人类社会的先验哲学家来说,确实是一次生死的考验。费希特对此是作过充分准备的。他在11月下旬撰写讲稿时留下一页亲自写出的札记,其中说道:“我个人的安危毫不足虑,相反地,我个人遭受的危害倒会产生极其有益的影响。我的家庭、我的儿子必将会得到我们的国家给予的援助,我的儿子必将会以自己拥有一个殉国的父亲为荣。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命运。”^① 当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一讲书稿在书刊检查中遇到障碍,求助于那位跟随普鲁士国王仍然居住在梅梅尔的拜梅时,他在信中又进一步写道:“我深知我在冒什么危险;我知道我就像帕尔姆一样,会被一颗子弹打死;但这不是我害怕的事情,而且为了达到我所抱定的目的,我也会乐意死去。”^② 这种在民族存亡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行动,真正表现了一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按照原定计划在12月13日作的。开讲的情况已经不能像在三年前讲《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那样,在报纸上加以如实报道了。只有《有教养者晨报》这份不太显眼的刊物发表过一则不太显眼的消息:“在上个星期天,费希特又开始作他的演讲,在人数极多的听众面前,就时代精神的特点发表了既富有内容,又直言不讳的言论。他说,几年以来,自私自利毁灭了令人崇敬的形式,以敌对的态度阻挠了有益的美好事物的进步。社会地位较高的听众对他继续讲这个

① 《一个考虑》,《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1卷,第275页。

② 致卡·弗·拜梅,《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6卷,第213页。

很重要的课题感到高兴。”^① 开讲时的那种既激动人心，又令人惊惧的场面，也只有在事过境迁以后，才有可能见诸文字。德国著作家卡·奥·法恩哈根·冯·恩塞(K·A·Varnhagen von Ense)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对费希特演讲时的情景有过这样的描述：

“费希特是在12月开始作他的报告的，我没有错过听这些在科学院圆形大厅里向许多男女听众作的报告。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以极大的感召力鼓舞那些垂头丧气、迷失方向的祖国同胞要有勇气和信心，向他们描绘了德意志人的大量优点，这些优点虽然由于漫不经心和蜕化变质而已让人夺走，但德意志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能够、并且应当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不可转让的财富再夺回来；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为此指出了一种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建立的、有计划地实施的民族教育，作为真正的、惟一的和不可缺少的治病措施。他的严肃的精神旨在全盘改造我们的现状，他所渴望的无非是要在道德精神生活中随时随地促进和发展本真的东西，而放弃虚伪的、空洞的东西，让这类东西本身逐渐死亡；并且他认为，不靠暴力转变，而单纯通过进化，就将从现存的持久东西中不知不觉、毫无阻碍和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我们民族哀叹自己缺乏的那全部力量和壮丽景象。在这方面，他有充分的理由，违背他过去那种把全有和全无相互对立起来的做法，而去欢迎新生活的任何极其微小的萌芽，欢迎进化过程的任何还很不甚重要的开端，并且打算先满足于这样的萌芽或开端。他那种具有巨大思想意义的、用全部极其真挚的信念力量讲出的言论，也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勇气而发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正是依靠这种勇气，一位德国教授在法国军队面前扶起了德意志民族的那面被敌人扳倒、践踏在地的旗帜，宣告了这样一条原则，这条原则经过发挥，必将又战胜外国当权者，彻底消灭其势力，但法国军队则多次从旁列队经过，以其击鼓的声音直接妨碍他的演讲，对他的演讲起了一种紧急警告的作用。对于出版家帕尔姆的命运的想象还完全浮现在人们的脑

^① 《有教养者晨报》，1801年1月1日。

海里,使好多人对这位毫无惧色的男子汉提心吊胆,因为他的自由和生命就像悬在一根线上一样,完全系于他讲的每一句话;虽然有方方面面对他发出的告诫,有那些生怕法国人恼火,给自己造成伤害的普鲁士下级行政机构对他产生的疑虑,甚至还有闯进来听讲的法国人对他的注视,但他在已经开始的工作中并没有让自己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①

这段回忆录最后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柏林,普鲁士政府派出的直属维和委员会维持当地局面的情况下,费希特用什么方式,才能既不在涉及法兰西帝国的方面授人以柄,又不在涉及普鲁士政府的方面增加麻烦,而把自己要向公众讲的观点巧妙地阐述出来。如果说他在过去被指控为宣传无神论时还在实际斗争中显得经验不足,那么,1807—1808年的费希特则已经不再是1798—1799年的费希特了。我们可以从他的整个演讲看出,他为了把他业已形成的观点在那样危险和难办的处境中陈述出来,的确字斟句酌,考虑过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在谈到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时,他并没有说要把侵略者赶出去,而是说我们的客人有朝一日要回到他们的家中;在批判那种对拿破仑的崇拜时,他应用对比的方法,首先说明伟大人物的本质,然后揭示与此相反的人物的卑劣行径,让听众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拿破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批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无能时,他也总是采用暗示和淡化的方法,甚至把他认为腐败之风是从上而下蔓延开的观点加以颠倒,说腐败现象会从下而上侵袭统治者。所有这些都足以表明,费希特不仅具有勇于宣传真理的无畏精神,而且具有善于宣传真理的娴熟技能。

关于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里提出的思想,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予以述评。

第一,关于德意志民族在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在《现时代的根本

^① 法恩哈根《回忆录》,莱比锡1871年第3版,卷二,第82页以下。见《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72—73页。

特点》里,德国所处的历史时期曾经被规定为个人直接摆脱专断权威、间接摆脱任何理性统治的时期,但在此之后的三年中,欧洲的局势出现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打败了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并在普雷斯堡和约中迫使奥地利进一步割让了它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地区;1806年,拿破仑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组成依附自己的莱茵同盟,消灭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又击败了孤军反法的普鲁士,使之遭到毁灭性的军事失败;1807年,普鲁士虽然根据提尔西特和约还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但它必须把易北河西部地区割让给法国,并且法国人占领了全部普鲁士要塞,还规定了普鲁士军队的编制不得超过四万二千人。对于德意志国家遭到的这种惨败,费希特是站在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上进行考察的,因此,他与那些抱着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们不同,首先看到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历史阶段的结束。他在第一讲的开头就声明:

“我已经预告过,我就此开始的演讲是三年前的冬天我在这同一个场地作过的一些演讲的继续,它们已经以‘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为题刊印出来。我在那些演讲里表明,我们的时代处于全部世界史的第三大阶段,这个阶段以单纯喜欢感性享受的自私自利为其一切活跃的行为的动力;这个时代也完全是以这种动力的惟一可能性理解它自己的;它依靠对于它的本质的这种清楚的认识,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中拥有过深厚的基础,获得过牢固的支柱。

“我们的时代胜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时代,正在迈着巨大的步伐前进。自从我这么解释正在前进的时代以来,在所述的以往三年当中,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在某个地方完全结束了。在这个地方,利己主义经过充分的发展以后,丧失了它的自我及其独立性,从而自己毁灭了自己;而在它除了它自己,并不喜欢设定任何其他目的的时候,外来暴力也还把另一个这样的外来目的强加给了它。”^①

①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11页。

费希特向他的听众说明了利己主义的充分发展怎样使德意志国家遭到了惨败。他说,利己主义“在首先掌握了全体被统治者以后,如果也从被统治者出发,侵袭了统治者,成为他们生活的惟一动力,那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①这时,这种利己主义的统治在对外方面会放弃把德意志民族联结起来的纽带,而抱有一种认为只要自己不受侵犯,自己就拥有和平的可悲幻想,在对内方面会表现出优柔寡断,会使管理国家的机构涣散无力,举措没有威严。其结果就是德意志民族完全腐败,在遭到严厉打击时趋于没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费希特也向他的听众说明,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丧失了影响时代潮流的能力,而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支配他的命运的外来暴力,不得不听从外国人的计划;但这种外来暴力并不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建立理性王国的努力失败后产生的肆意扩张的利己主义,所以,这种外来暴力强加给遭到惨败的利己主义的也无非是另一个自私的目的,惨败者并没有因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里。

那么,德意志民族今后的出路何在呢?费希特同样站在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按照《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阐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合理本能直接进行统治的时期和合理本能间接通过外在权威进行统治的时期,都是人类自我塑造过程中的不自由的阶段,而只有自觉的理性传播于全人类的时期和自觉的理性进一步通过完善的技艺塑造人类的时期,才是人类自我塑造过程中的自由的阶段;在居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个时期,那种要摆脱任何理性的个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而只有开始出现的自觉理性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在他看来,虽然人类在当时整个来说还处于第三个时期,但是,德意志民族既然已经在利己主义自己毁灭自己时走完了第三个时期,那么,也就拥有了率先转入建立理性王国的第四个时期的美好前景。他向他的听众说,“人类如果不应停留于那个没有价值的

①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17页。